

人生年壽不永

- 論李白詩歌中的人生態度

陳美華*

摘 要

李白的才情橫溢、豪放率性、睥睨萬世是人人所熟知的。但李白如何面對人類亙古以來的「死亡」課題，卻很少人提及。本文經分析歸納得以窺見詩仙面對「人命不永」的種種思維與因應之舉，及他對治此一課題的人生態度與前人有何不同。詩人面對「人生年壽不永」之課題，在本質上，他亦如常人的感到受限無奈。於是他以「及時行樂」來對治「年壽有限」的無奈；並試圖藉「學道求仙」以求得延年長生。但「及時行樂」與「學道求仙」等對應行徑卻始終無法消釋他「年命有限」的難題。當我們進一步把李白與李白之前同樣對「年命不永」多所感慨的〈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等詩人做一比較時，則可明顯見到：在「生命有限」的局限下，李白仍不減卻他豪放豁達、熱情奔放、情懷高遠的獨特風姿。如此兩相比較，讓我們認識到，同是處於「年命不永」的拘限中，古詩十九首等詩人是被「年命有限」之苦所緊緊纏縛而顯的困頓狼狽；至於李白，他雖然也對「年壽不永」的局限感到不可如何，但在旺盛生命力的推進下，他經常無視受限藩籬之障隔而極力展現他最強勁的生命力度。故而他總是在受限範疇中使勁爭取最大的自由時空去做個人生命的飛舞翻騰。而李白的這種風格、氣象絕不是古詩十九首等詩人所能擁有的。

關鍵詞：李白、人生年壽不永、及時行樂、學道求仙、良辰美景。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講師

The Transient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Perspectives of Life in Li Po's Poems

Mei-hua Chen

Lecturer ,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Yuanpei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It is well-known that Li Po is such a talented, romantic and transcendent poet. But rarely do critics examine how he confronts the eternal dilemma of human existence—death. In this essay, Li Po's concept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transient essence of life are analyzed,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previous poets so a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facing the shadow of the transience of life, Li Po, just as all other human beings, also feels constrained and helpless. Nevertheless, he sticks to the teaching of "carpe diem" to defy the limitation human conditions and sets out seek, like the ancient alchemist, the secret medicine for securing eternal life. Whatever the efforts, he still cannot relieve himself of the hanging concerns of the transience of human life. But as we further compare Li Po's concepts and attitude with those expressed in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in the poems by Juan Chi and Pao Chow, it is obvious that Li Po uniquely embodies the Bacchanalian hedonism, always carefree, big-hearted, romantic and transcendent. Through such a comparison, we come to realize that in the same existential dilemma, the previous poets just express the fatalistic sense of bitterness in their poems. As for Li Po, although he similarly cannot reverse human destiny, yet driven by the exuberant vitality, he simply defies the limitation and carries out the bountifulness of life to the extreme. Therefore, he always tries to make the most and get the most out of life by transcending the transient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 Li Po, the transience of human life, carpe diem, searching for eternal life,
the rosy time of life

人生年壽不永

- 論李白詩歌中的人生態度

陳美華

人生年壽有限，終歸一死。死亡，是人類亙古以來就得面對的課題。面對死亡，對大多數人來說，要達到莊子的「齊死生」或佛教的「了脫生死」都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就常人而言，死亡是令人悲傷驚懼的，也是多數人極欲拒斥的一件事。李白「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¹正寫中了世間大多數人的心懷。

面對這令人難以釋懷的切身課題，先人們發而成文、詠而為歌，展現無數令人蕩氣迴腸的篇章。這些篇章所呈現的生命樣態是悲觀頹廢、或是健動振奮，是感傷放浪、或是曠達樂生，其性質為感悟勸誡或是憂思嗟歎，形形色色各自展現不同的生命風姿。而面對「人生年壽不永」一代詩仙李白將如何因應？他對治此一課題的人生態度與前人有何不同？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本文的取材是把《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三家詩集中與「人生年壽不永」主題有關的所有詩篇揀擇出，²去分析他們如何因應「人生年壽不永」之課題。其次，再從李白詩集中揀選出與「人生年壽不永」主題有關的所有詩篇，作為分析探討的對象，以確立李白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人生態度。最後再比較李白與《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三家對治「人生年壽不永」態度之異同。

本文的探究綱要分為四：一、《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二、李白對「人生年壽不永」的觀照。三、李白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人生態度。四、比較李白與《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對治「人生年壽不永」人生態度之異同。今依序探討如下。

¹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里仁書局，1981年，卷24，〈古近體詩、擬古十二首其八〉，P1381。

² a 為方便起見，以下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合稱時，簡稱「古阮鮑」。

b 阮籍部分，本文取材限其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

一．《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

「人生年壽不永」之課題並非始自李白，在此將針對李白之前對「人生年壽不永」主題表現較為明顯的幾家【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其如何因應此一課題做一探討。今將依其時代先後分別論述於後。

（一）《古詩十九首》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

白楊蕭蕭，松柏淒淒，城外蓬蒿亂塚上籠罩著一片淒迷，詩人路過，怵目驚心，心想「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³的每個亡者皆與其親人日遠一日，人生這樣的結局未免太過寒涼！反觀世間活著的人彼此日親一日，但時間之神卻不容許人間的長長久久，時限一到一切也就得割捨盡盡，是故生者很快的也將歸於「杳杳長暮」的孤寂。

「東風搖百草」（〈迴車駕言邁〉）的春日裏，萬物始新，詩人「所遇無故物」（〈迴車駕言邁〉），他剛剛才為萬物的得時而眉頭一展，但隨即又墜入對生命的苦苦沉思裏，他想到的是自身生命在時間的推移下「焉得不速老」（〈迴車駕言邁〉），他想到的是世上之人盛衰有時「奄忽隨物化」（〈迴車駕言邁〉）。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東城高且長〉）當秋風瑟瑟時，詩人則「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的傷逝情懷不斷湧現。

如此敏感於四周景物天候的流轉推移，並以此反觀自家生命的種種現象，詩人因而感悟了生命在宇宙自然規律下的必然歸宿。但詩人於此必然歸宿卻不肯心甘情願俯首聽命，因此詩人便絞盡腦汁去與之爭競對抗。

在《古詩十九首》中，我們看到詩人不甘雌伏「人生年壽不永」而採取的因應態度，在積極方面，他們認為「人生非金石」（〈迴車駕言邁〉）「焉得不速老」（〈迴車駕言邁〉）生命會很快消亡，人之盛衰有時，因此必需趁早建立事功榮名以期生命的不朽；在消極方面，詩人對時光的流轉消逝感到無可奈何而認為在朝露人生裡宜盡情享樂。因此在詩人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因應態度中有振奮、也有頹唐。但由整部詩集來看，詩人因應年命不永的主要人生態度卻是屬於後者。梁啟超說：「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世享樂為其結論。不獨榮華富貴功業名譽無所留戀，乃至『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餘」，⁴其言確是。

在「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驅車上東門〉）流轉、短暫的人生裡，詩人認為當「蕩滌放情志」（〈東城高且長〉）拋卻煩惱、放情自娛，而不要像〈晨風〉、〈蟋蟀

³游國恩編選《四部刊要·史部·文學史類·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漢京文化，1983年7月1日初版、〈兩漢樂府詩·驅車上東門〉，P589。

⁴游國恩編選《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附錄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P612。

> 詩人的苦苦自縛。當詩人省察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今日良宴會〉)生命的一閃即失與不由自主，則主張「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行樂是不容稍待的。詩人這種不容稍待的及時行樂，其內容是：要珍惜「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青青陵上柏〉)的觥籌交錯；要「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青青陵上柏〉)的放逸作樂、玩世不恭；是要大大方方的將千金揮霍，以避免吝惜花費而被後人取笑，詩人說：「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生年不滿百〉)；詩人的及時行樂是要去做「飲美酒，被服絢與素」(〈驅車上東門〉)華服醉樂的物質享受；是要去追求與燕趙佳人雙宿雙飛的縱情聲色。詩人更認為如此的行樂當夜以繼日充盡所能的去實踐，他說：「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生年不滿百〉)極言為時日之短所苦而深恐遊樂之不足，如此迫切的追求享樂，正反映了詩人極思對短暫生命的充分把握。透過這些詩篇，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生命的短暫無常」激起了詩人的躁進取樂，詩人企求要在有限的人生裡竭盡所能的去享樂。

另外，詩人也曾思考過要以求仙煉丹的妙方來消解人間壽限的憾恨，但最終他們又理性的否定道：「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驅車上東門〉)「仙人亡子喬，難可等與齊」(〈生年不滿百〉)認為延壽長生的神仙妙藥是不可追求的。

《古詩十九首》提及人生短促無常的篇章在十九首中佔了七首，⁵在這些詩篇中我們歸納出詩人們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主要態度是消極的及時行樂。他們要追求現實世界飲酒行樂的享受，他們希求在醇酒美人的香軟中、在酣歌醉舞的縱情裏沉澱消釋人生不得壽永的苦悶哀愁。詩人這種不甘俯首「年命不永」的掙扎顯得多麼消沉無力！他們這樣的縱樂尋歡是對自我生命的一種放逐，生命無窮無盡的外放追逐勢將形成生命無止盡的漂泊，這可能又要帶來生命的另一種痛苦。

(二) 阮籍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

阮籍生在魏晉政治權力激烈角力的動亂時代，他從政常任司馬氏之佐職，而司馬氏性格猜忌陰險，所以阮籍為宦實有伴虎之憂。《晉書·阮籍列傳》記載「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⁶亂世裏陷阱處處，人命危淺，於是臨淵履冰的阮籍儘管天性「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阮籍列傳〉)但也只能酣醉以避禍「喜怒不形於色，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列傳〉)了。因此，因應時代的特殊情勢，阮籍被塑造成一扭曲抑鬱、明哲保身而不得縱情任性的可憐詩人。

在阮籍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的詩歌代表作中，我們可以很直接而強烈的感受詩

⁵即：〈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迴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等七首。

⁶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阮籍列傳》，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P1360。

篇中憂生情緒的濃烈及出塵思想的激切。首先我們來看看詩人的憂生情懷，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的（第一首）「夜半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憂思獨傷心」，⁷表現詩人憂思不寐的苦悶；（第九首）「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崗，玄雲起重陰。素質游商聲，淒愴傷我心」詩中以凝重的肅殺氣襯托詩人悲涼淒愴的情懷；（第十七首）「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呈現舉目蒼涼下鬱鬱寡歡的孤寂；（第二十首）「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揭露亂世中一切無憑準，教人茫然無所適從的悲苦；（第二十四首）「殷憂令志結，怵惕若常驚」描繪詩人心驚膽顫下的瑟縮扭曲；（第四十七首）「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詩人為生命的茫然而憂傷鬱悶；（第六十三首）「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是詩人憂苦無訴的嗚咽。由上可見，詩人所背負的是（第三十二首）「胸中懷湯火，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的鎮日徬徨憂懼；他所承載的是（第四十一首）「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的惴惴不安。人生路上如此顛躓難行，對於自己生存的時代無從選擇，又無法出離，那份對生命憂苦的隱忍抑鬱，於詩人而言是何等冷峻的摧殘！在命如螻蟻、朝不保夕的氛圍裏，詩人勢必要問生命的尊嚴何在？生命的價值為何？以此可推知詩人對生命無常的感受必然也特別深刻而複雜。

由於備嘗塵世的苦澀，因此詩人出離世間的心願也格外強烈。他醉酒避禍、他嚮往遠遊隱遁、他嚮往高蹈求仙。他說（第二十四首）：「願為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第五十八首）「高度誇一世。非子為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第七十三首）「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去置世上事，一去長離絕」詩句中清楚的表明自己極欲超塵離世的心態。在他（第四十一首）「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的濃重苦悶與（第七十首）「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的出離告白裡，則沉痛的指出世網逼人的無奈。

詩人經歷了世間厚重的憂苦，故其詩中所呈現的生命無常感也就顯得十分濃厚。如此詩人又將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之課題？詩人說：「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車飆隕其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第八十二首）反映他對人生短暫的憂懼與對求仙的期待。「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第四首）認為人生易老、富貴難保，唯有仙人才能久長美好，表達對神仙世界的渴求。「邱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令自嗤」（第十五首）感歎千古以來生命的必歸終結，說明榮名不能常在，並且展現對仙人長生久視的嚮往。「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危。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脩齡適余願，光寵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飄登雲湄」（第四十首）表達了光寵的無足重視、人命危淺，求仙長生才是己願，渴望衝破塵網，隨步松子、安期的違世、步天路。「朝陽不

⁷黃節注《阮步兵詠懷詩》，藝文印書館，2000年11月初版，4刷，P14。

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第三十二首)感慨人間盛衰無常、生命短暫而天道悠長，希冀學道成仙萬古永存。因此詩人要作一個「朝起瀛州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一去長離絕」(第七十三首)遨遊四海、絕俗棄世的仙人。他更把自己想像成「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沉」(第五十四首)登上仙境而傲視人間的仙人。以上可見詩人之極思掙脫世俗而奔赴仙界，他希求以神仙世界中的永存不滅來消釋「人命不永」之憂苦。

這類求仙意識濃厚的詩篇在五言《詠懷詩》中不下十二三首，因此詩人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也就顯得仙氣淋漓。這類詩篇展現了詩人憂懼死亡而希冀延年長生的渴望，同時也反映了詩人極欲衝破塵網的超離心態。當然詩人對神仙世界的長生企求，其實只是精神上的一種安慰罷了，精神上暫時的超越走離到底無法真實除卻詩人「人生年壽不永」的遺憾。

綜合以上所述，阮籍在字字血淚凝鑄而成的詩篇中，傳達了他對生命苦厄及人生有限的憂思。為了擺脫生命的苦厄，他酣飲為常以避禍全身，同時也欲求隱遁、遠遊、求仙以避世；為了對治「人生年壽不永」，詩人則期待學道飛仙以求延年長生。在詩人縱情醉酒與隱遁飛仙的強烈渴求中，所包裹的是時代厚重壓力下一個悲苦、掙扎的靈魂。

(三) 鮑照如何面對「人生年壽不永」

其次我們來看看晉宋間詩人鮑照。鮑照主要活動的時間，大致是與劉宋相始終。他出身寒微，但夙有進身為宦的心志，他說：「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⁸在〈數詩〉中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期待，希望自己能進身為皇都冠蓋雲集的一分子，從而享有功名榮華、擁有歌舞宴飲等享樂。但因他是生活在一個講究門第的時代裡，身為庶族寒門的子弟很難去攀附豪門大族而出人頭地。雖然他曾在臨川王、臨海王，甚至是孝武帝手下任職，但卻都是品第很低的官位。宦海的身不由己、上下浮沈，一切權勢都掌握在豪門世族手中，鮑照無法嶄露頭角，心中憤悶獨多。他說：「欲宦乏王事，結主遠恩私。聖雲燭區外，小臣良見遺」(〈學劉公幹體五首其一〉)、「白日正中時，天下共明光。北園有細草，當晝正含霜」(〈學劉公幹體五首其五〉)詩中以小臣、細草比喻自己的孤寒不遇。生於悲風四起、雲霧障蔽的時代，他感歎正直清高的君子總是敵不過食苗碩鼠、點白蒼蠅般小人的強勢；他感歎執政者的涇渭相雜、玉不分。在不利的現實環境下，他總是如空城雀般小心翼翼的免禍求存。《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附鮑照列傳》記載「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⁹由此可見鮑照苟活之不易。宦途的坎坷顛躓常使

⁸黃節注《鮑參軍詩註》，藝文印書館，1977年7月3版，卷2〈樂府·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六〉，P111。

⁹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P1480。

他「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六〉)的憤恨無奈，他的詩句「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詠史〉)，¹⁰悲君平亦所以自悲。

門閥制度壓抑下，處在「短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贈傅都曹別〉)的窘迫局促中的詩人，對存在生命的感慨格外深重，對生命的無常也有著敏銳而深刻的體悟。詩人在兩百首的詩篇中，論及生命無常的作品共計四十首左右(在〈擬行路難十八首〉中尤屬多見)，於此可見詩人對生命無常之鬱悶愁苦。

思及今日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五〉)的昨盛今衰、見到枯籜不復著故莖的飄零、感慨亡靈享祀不復生時傾杯竭壺的真實感，若此種種使詩人對人生的倏如絕電感到驚心動魄。鮑照說：「人生浮且脆，歟若晨風悲。龜齡安可獲」(〈松柏篇〉)人命是危脆短暫的。又說：「人生隨事變，遷化焉可期」(〈代邽街行〉)人生無常難以預期。「人生倏忽電，華年盛德幾時見？」(〈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一〉)「不久亦當詣塚頭」(〈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人活於世，轉眼間就要謝世死亡。人一旦「一去永滅入黃泉」(〈擬行路難十八首其五〉)，則將面對「墓前人？滅，塚上草日豐。空林二鳴蜩，高松結悲風」(〈松柏篇〉)及「獨處重冥下，玄鬢無復根，枯體依青苔」(〈代挽歌〉)的悲涼寂寞，那將會是「孤魂瑩瑩空隴間，獨魄徘徊繞？墓。但聞風聲野鳥吟」(〈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的孤魂飄蕩、無所依止。人死後的淒愴孤寂，大異於人間世界的纏綿熱鬧。詩人眷戀世間親情的溫熱而強烈拒斥死亡，在〈松柏篇〉裏提到果真有朝一日他死了，他將會「一朝放舍去，萬恨纏我情。煩冤荒隴側，肝心盡崩抽」的怨憤不甘。以上可見，面對生命的無常，詩人心裡是何等的惶惑不安。

人生年壽有限逼人，令詩人憂心不安。但詩人認為，縱酒行樂卻可對治人命不永的憂苦。他說：「酒至顏自解」(〈代朗月行〉)「樂來亂憂念，酒至憂心歇」(〈月下登樓連句〉)，又說：「君不見亡靈蒙享祀，何時傾杯竭壺罌。君當見此起憂思，人生倏忽如絕電，華年盛德幾時見？旨酒嘉餚相胥宴。持此終朝竟夕暮，差得亡憂消怖愁」(〈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一〉)詩中明白揭示「旨酒嘉餚」可以洗滌人對死亡的憂懼哀愁。所以面對人生的有限，詩人所珍惜的是「但使樽酒滿，朋舊數相過」(〈學陶彭澤體奉和王義興〉)與好友故舊的聚會飲宴，期盼的是「但願樽中酒？滿，不惜床頭百個錢。直須優遊卒一歲，何勞辛苦事百年？」(〈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八〉)的日散千金、沽酒優遊。他奮力疾呼「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歎下黃墟」(〈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五〉)努力追逐現世的酒樂以免死亡後徒留憾恨。他勸人要享受「放駕息朝歌，提爵止中山」(〈擬古八首其四〉)的酣醉逸樂。他鼓舞人「君當縱意恣熙怡」(〈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作樂當及春」(〈代少年時至衰老行〉)要及時努力行樂以愉悅自己、解放自己。因此，在鮑照一篇篇的傾情吐懷中，我們彷彿看見詩人「人生憂苦無常」之愁思從杯酒中汨汨滲出。

¹⁰鮑照生平多參考鍾優民著《社會詩人鮑照》，文津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1刷，1至4章，P1至P72。

除了以上的飲酒行樂外，還山、浮海的走避塵世與結友事仙靈的求仙長生，也都是詩人因應「人生年壽不永」的思維模式，前者見於他的〈和王丞〉、〈答客詩〉；後者在〈代升天行〉、〈登廬山〉中可見。此外，在現實生活上詩人曾採黃精以延年，並且在數量上卻是微乎其微，因此這些詩作在篇幅及內容上都遠不及他飲酒詩篇來得多且深入。所以歸納詩篇，我們看到了十分憂懼死亡的鮑照是以「飲酒行樂」來澆灌他「人生年壽不永」的哀愁。

二．李白對「人生年壽不永」的觀照

（一）感時傷逝

李白說：「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古風五十九首其三十二〉）「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江上秋懷〉），在他的詩集裡舉凡春去秋來、水流花落、日升月落、鶯飛燕返，無一不教他情搖方寸，這說明了他對時間、景物變化的敏感。詩人敏感於大自然景物節候流轉往還中間歲月芳華的旦旦遠逝，詩人傷懷於對比日月星辰的亙古長存人間的尤顯短暫有限。

詩人俯視大地，見到「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古風五十九首其十六〉）春到人間，水暖花明，但奔流不止的河水卻遠逝不返，它帶走了飄零的春花，同時更帶走了寶貴的光陰，詩人說「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古風五十九首其十〉）「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長歌行〉）時日原本就是這樣「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的推移遠去，從不歇息。當詩人？頭仰望「日西月復東」（〈古風五十九首其二十八〉）的日月光照更迭不休，他感慨：「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能與之久徘徊？」（〈日出入行〉）又說：「青天有月來幾時？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問月〉）飄風似電的短暫人生怎堪與日月的久長較勁？是以詩人〈對酒〉「天地無凋換，容顏有遷改」的詠歎顯得多麼無奈而悲涼！於是詩人感嘆時光不可挽回是人們千古共同的悲憤，他吶喊道：「光景不可回，六龍轉天車」（〈早秋贈裴十七仲堪〉）「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擬古十二首其三〉）誰能令日輪常駐、韶光永存？舉目但見東風可再，而人能幾何？日忽西匿，志士含恨，這也難怪詩人要「白髮三千丈」（〈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了！

四時循環，終古不息；日月懸天，何曾變奏？唯人間鶴髮不換童顏，詩人於此感傷甚深。且看詩人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激憤噴薄難止。在〈將進酒〉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烹牛宰羊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但願長醉不用醒。五花馬、千金

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詩人狂歌醉飲背後對時間消逝深沈悲苦的痛感，令人不勝唏噓！我們彷彿聽見詩人〈短歌行〉「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的嗟歎聲中，不時摻雜著「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擬古十二首其三〉)駐景留光的夢囈。

(二) 人生短暫有限

李白譏笑過齊景公與二臣的「牛山對泣」是不達「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月下獨酌四首其三〉)之理的愚昧之舉。如此看來，李白似已豁達於〈悲歌吟〉「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生命無常的必然之道。但檢視李白的詩作，卻可發現他面對人生的無常、有限，仍不免落入常人的無奈與哀怨中。他說過「我畏朱顏移」(〈宴鄭參卿山池〉)「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由句中的「畏」、「苦」、「恨」、「愁」就可了解李白抗拒死亡的心理狀態。故「人命不永」對李白來說仍是一重未能突破的障礙。

他認為人生極為短促，它好比飛鳥過目、好比石火、飛電，又像是飄風一般，它快得讓人措手不及。「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相逢行〉)「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古風五十九首其二十〉)「浮生速如電，倏忽變光彩」(〈對酒〉)在有限的生命裡流光總是如此欺人，它常在不經意間便使人蹉跎衰老。「白日欺紅顏」(〈古風五十九首其十九〉)「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對酒〉)「秋髮已種種，所為竟何成」(〈留別西河劉少府〉)在時間的推移下，人往往在一轉眼間即成了「高堂明鏡悲白髮」(〈將進酒〉)的鏡中可憐人！

詩人在〈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及〈古風五十九首其二十三〉「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的舉動和思維中，反映了詩人要在「百年猶崇晨」(〈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短暫匆促的人生裡及時把握住快樂與享受以對治「人生年命有限」的憾恨；至於「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則更是詩人不甘人生百年而超越現實的想法了。

雖然是處在「俯仰人間易凋朽」(〈下途歸石門舊居〉)的拘限與「天地一逆旅，萬古同悲塵」(〈擬古十二首其三〉)的宿命中，但基本上，李白還是認為當為世所用以求生命價值的實踐。他不願庸庸碌碌的了此一生，他說「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贈韋秘書子春〉)「莫學東山？參差老謝安。」(〈送梁四歸東平〉)在未出仕前，他對自己的未來寄以厚望，他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上李邕〉)「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崔少府叔封昆季〉)「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三首其一〉)「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東武吟〉)詩人有著強烈的功名心，期待能建功立業而後功成身退。後來他

有幸「謁帝稱觴登御筵，謔浪赤墀青瑣賢」(〈玉壺吟〉)，但此良緣卻只如電光乍現，性格傲岸的詩人，霎時間即被排擠出京。出京後詩人懊惱苦悶、受籙奉道，¹¹只能落寞的徒自悲歎「空郁釣鰲心」(〈贈薛校書〉)。¹²朝廷裡玉石莫辨「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蠅蚋嘲龍，魚目混珍」(〈鳴皋歌送岑徵君〉)的情狀，致使詩人淪落「歎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霸王略，紫綬不掛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門有車馬客行〉)匏瓜徒懸的怨憤中。其後加入李璘水軍，卻又徒勞往返，身陷囹圄，招惹一身腥羶。然而，詩人自別翰林日起，即時刻心繫魏闕，希冀再遇明主，在他贈寄親友詩篇中的頻頻向親友故舊希求援引推薦，即可見其再度出仕的殷切渴望。但最終他東山再起的期待卻只能在「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贈韋侍御黃裳二首其二〉)及〈孟虎行〉「賢哲悽悽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舊人」的吟哦間委天任命了。

「蹭蹬鬢毛斑，盛時難再還」(〈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走過風雨人生，韶華已逝的詩人頻頻回首自己過去的種種拚搏，發現竟未能如願展現自我生命的價值；將頭回正，瞻視未來「前期浩漫漫」(〈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一切又有如大海迷航般的難以預卜。就在這前瞻後顧的擺盪間，詩人憤懣異常而心焦力瘁。如此際遇下，當思及「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唾廉藺，匣中盤卻裝醋魚，閑在腰間未用渠」(〈醉後贈從甥高鎮〉)的壯心不遇時，詩人怎不悲憤感慨！在外緣不濟的情勢下，詩人「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萊」(〈贈從弟冽〉)的悲歌長嘯背後的醉酒求仙，不知又能消釋他多少的怨憤哀愁？

詩人於〈長歌行〉深慨人命危脆道：「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人固有一死，但死亡之事，固為壯心所不許。故而志大不行的詩人面對「年貌豈長在」(〈古風五十九首其十〉)的人生之有限，其感慨憾恨必也較常人更為深刻而強烈。

(三) 弔古傷今

李白觀覽史冊、憑弔古蹟而追懷古人，對前人「生也有涯」的一去不返寄予無限的同情。他的詩作中對前人的「古盛今衰」充滿了傷逝之悲，如〈梁園吟〉「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寫戰國曾豪貴一時的信陵君，今日但見其墓地舊址上耕稼離離，他的「坐客三千人，於今知有誰」(〈邯鄲南亭觀妓〉)！「尋古登陽臺，天空彩雲滅。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牧徒悲哀」(〈古風五十九首其五十八〉)吟詠戰國楚襄王荒淫誤國，當日歌繁舞鬧的臺榭，今已成廢墟，徒令樵夫牧人悲歎不已。「秦

¹¹天寶三載(西元744年)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當時李白四十四歲，李白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山東濟南)北極宮。見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附錄王琦撰《李太白年譜》，P1761。

¹²張以仁、李正浩、夏敬觀、任半塘等著《李太白研究》，里仁書局，1985年5月20日，附詹英編著《李太白詩文繫年》，P48，認為是李白在天寶三載出京時所作。

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風五十九首其三〉)感慨那生時不可一世的始皇，死後竟也落得如此淒涼可悲。「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百代而後重登梁王所遊故山，詩人濃重的傷逝之悲油然而現。「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靈？成蔓草，徒悲千載魂」(〈古風五十九首其四十三〉)感嘆時光無情無私，雖貴為天子最終亦為時間之流所冲刷盡盡，而同歸蓬蒿荒塚。同時詩人也曾為〈遠別離〉「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葬處的龍蛇莫辨而感慨萬千。詩人這類弔古傷今之作，明顯表達了他對人命必歸終結的悲愁憾恨。

當梁王的樽中美酒早已隨曲盡人散而不復飄香時，公瑾當年羽扇綸巾的英姿也奄忽灰飛煙滅，謝安歌妓的風華絕代又何能幸免於古？的荒草寒涼？一代詩仙李白那有可能年長命永？那歷經前人千錘百鍊的丹藥，可曾留人於分秒？無價至寶的金縷玉衣，亦何從保證中山靖王魂魄於不散？故生而為人，人人不免「隨異物而腐散」。因此，詩人豈能不喃喃於「人非昆山玉，安得長璀璨」(〈擬古十二首其七〉)的悲慨！〈襄陽歌〉中「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夜猿聲」則是詩人在弔古傷今中，對人必歸消亡痛徹心扉的悲歌。

三．李白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人生態度

如何面對人生年壽有限？李白說道：「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古風五十九首其十〉)又說：「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頹光」(〈短歌行〉)由這兩首詩可見詩人不欲老去的心理掙扎與他癡人說夢要駐景留光的想法。但詩人在〈日出入行〉則說：「日出東方隈，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涔同科」此詩旨意「萬物興歇皆自然，浩然與溟涔同科」很明顯的與前駐景留光之說互相矛盾。詩人在此以為吾人當順應自然生滅之規律，不必為年命之有限做無謂的抗拒或執意的追求，由此可見詩人亦具道家依循自然的理性思考。另外，面對人生的有限，詩人同時也具有儒家內聖外王、建立世功的觀念。在感慨人生年命不永的當兒，年輕的他則希冀能留榮名於麟閣以求生命之不朽，他說：「人非崑山玉，安能常璀璨。身歿期不朽，榮名在麟閣」(〈擬古十二

首其七〉)；至髮白時，他仍冀望事功的建立，他說：「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獵，猶可帝王師」(〈贈錢徵君少陽〉)所以揚名立萬追

求生命的不朽以彌補肉軀生命的有限，也是詩人對治人命不永的一種方式。

以上可知，詩人面對「人生年壽不永」的課題，他有儒家積極奮進的思考、也有道家因任自然的理念，同時也有過駐景留光飛揚浪漫的想像思維，於此可見詩人內在思緒的複雜。

與以上對治人命不永的幾種人生態度相比較，詩人詩篇中談論得更多的是「及時行樂」與「學道求仙」，此二者在詩集中佔了更大的篇幅，它們是李白應對「人生年壽不永」人生態度裡色彩最為濃烈鮮明的兩項，因此本文將此二者歸結為詩人對應「人生年壽不永」的主要人生態度。以下將之分別說明於後。

（一）及時行樂

詩人及時行樂的主要內容是「飲酒作樂」，他要把握有限人世而酣歌醉飲。詩人說：「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在詩人看來，有限人生裡的庸庸碌碌、求名求利沒有必要，因此詩人呼籲人要在世俗種種的約束纏縛中求得解放，唯有及時行樂、夜夜秉燭醉飲，方不愧對有限之生。要不然必會招致〈相逢行〉「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的悔恨莫及，及「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髮如絲歎何益」(〈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的惆悵，甚至招來「我輩不作樂，但為後代悲」(〈邯鄲南亭觀妓〉)的貽笑後人。

「終日沈飲」¹³的李白自謂「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他喜歡以酒會友，當年與他會飲名世的，前有「竹溪六逸」，¹⁴後有「酒中八仙之遊」，¹⁵他們或尋歡求樂、或共避世苦而鎮日浪跡酒海。在他〈贈內〉「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襄陽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等的醉言醉語中，我們更認識到李白與酒「不能一日無此君」的難分難解的關係。

詩人告訴我們：酒可以消愁解苦。他說：「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酒酣心自開。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月下獨酌四首其四〉)「愁來取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江夏贈韋南陵冰〉)可知酒酣愁去心自開，自是詩人飲酒之所求。「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一樽齊死生，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月下獨酌四首其三〉)指出醉後不知有我，為樂最甚。「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獨酌四首其二〉)飲酒之至境，可使人與道相侔合。因此在詩人心目中，酒是可以使人離苦得樂、使人與道契合的仙丹妙藥。事實上，飲酒酣醉能使人麻木而無感於世間的愛恨情仇，因此當然也就可使詩中「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是他衝天悲憤的噴薄！與〈襄陽歌〉同時的

13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李白列傳》，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P5053。

14同前註。

15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里仁書局，1981年，附錄王琦撰《李太白年譜》，P1756。

人渡越貪生拒死的「萬古愁」了。試想「一盡杯中酒」後，人即如幻如化的飄飄欲仙、人我不辨，儼然一人間仙境，此刻誰還去計較什麼「人生苦短」、什麼「明鏡悲白髮」、什麼「天生我材必有用」？這也就不難了解為什麼李白要說：「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笑歌行〉）了。

雖然詩人說酒可以使人離苦得樂，但詩人如果真是因「苦」而喝酒，那麼飲酒作樂卻不見得能帶給詩人真正的快慰。因為現實裡的憂苦絕不會因酣醉享樂而真正減卻一分半毫；而酣醉之樂卻又是僅止於酣醉的當下而已。詩人自己也清楚得說過「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儘管及時行樂只是對現實問題暫時的走避遁逃而已，但由於「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沈酣醉樂的當下足以令人消魂忘我，所以詩人仍是樂於像陳王「斗酒十千恣歡謔」（〈將進酒〉）的盡情揮霍；仍極力追求〈將進酒〉「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但願長醉不用醒。主人何為言少錢，徑取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酣醉放逸；他要的是「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綠，歸隱謝浮名」（〈留別西河劉少府〉）的遁世遊樂；要的是〈梁園吟〉「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的狂野疏放；他珍惜「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裡」（〈把酒問月〉）的把酒良宵；他追逐「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夜以繼日的放浪形骸；鍾情於「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膾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擬古十二首其五〉）的縱情歡樂。詩人這類及時行樂詩篇所傳達的是：他要充盡所能的去追逐酣歌醉飲的歡樂，他要以酒樂中的恍惚、遺世來化解他對「人命不永」的憂苦。當然，酒樂之後詩人事實上還是得面對現實裡「人命不永」的懊惱。

詩人感於人生短暫有限而抱以「及時行樂」的放浪縱恣的生活態度，與他在現實裡的不得志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胸懷「拯物情」的詩人，其原本的人生理想是希望「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留別王司馬嵩〉）建功立業而後隱退遠逝，但現實裡因緣際遇的不如人意，卻讓始終執著於建立功業的他在仕途的關卡波折上備感狼狽苦悶，於是他一改人生態度的振奮積極而為消沉退避。因此對「及時行樂」之追求，可視為是詩人理想幻滅之指標。袁以涵〈陶淵明和酒和李白〉中也說李白「飲酒是為不得志而別求自慰的一種辦法」。¹⁶

前有開元二十二年詩人居安陸上書韓朝宗，求仕不成後寫出激憤非常的〈襄陽歌〉，¹⁷詩中對功名富貴多所否定，他說自己要長醉不用醒的與蘇州杓、力士鐺同其死生；

¹⁶張以仁、李正浩、夏敬觀、任半塘等著《李太白研究》袁以涵〈陶淵明和酒和李白〉，里仁書局，1985年5月20日，P76。

¹⁷張以仁、李正浩、夏敬觀、任半塘等著《李太白研究》，里仁書局，1985年5月20日，附詹英編著《李太白詩文繫年》，P11，認為是李白在開元二十二年求仕不成所作。

<江上吟>：「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功名富貴若永在，漢水亦應西北流」，¹⁸則展現了詩人蔑視功名、放浪形骸的人生態度。

後有天寶三載玄宗賜金放還後，詩人作<行路難三首>，¹⁹感歎「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仕途偃蹇及「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的苦悶縱酒。<月下獨酌四首>，²⁰是詩人「但知有酒，不知有他」酒海行樂的展現。<前有樽酒行二首>²¹「金樽渌酒生微波，美人欲醉朱顏酡。青春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²²「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展示了詩人在醇酒美人間的放逸行樂。

一生未曾忘卻功名事業之追求的詩人，卻一直為追逐功業的挫折失意所衝擊。他不耐於大志久候不行的抑鬱，且又敏感於「去日苦多」來日有限的逼仄。回顧往昔的失意，前瞻未來的難卜，詩人心中滿是滄桑與沮喪，於是無奈的為自己抉擇了飲酒縱樂的生活型態。故歸結以上，詩人的追求及時行樂實則為詩人感憤人生有限而志大難行的產物。

（二）學道求仙

「雲？三十年，好閒復好仙」(<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劉侍御綰>)的李白，曾受具服餌術的司馬子微「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大鵬賦序>)的稱美；太子賓客賀知章稱頌李白為「謫仙人」(<對酒憶賀監二首並序其一>);李白則說自己「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學道三十春」(<酬王補闕惠翼庄廟宋丞泚贈別>)「好道心不歇」(<天台曉望>)「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可見李白自幼起即是個仙風道骨的好道之士。除了天性外，時代道教盛行的流風必也深深的影響著詩人。此外信奉道教的吳筠、賀知章、元丹丘、玉真公主、雍尊師、焦煉師等人也都與詩人友好而往來頻繁，在與這些師友彼此的切磋論究，必也有助於詩人對道教的喜愛與體悟。可見李白的好道求仙是有他複雜的因素的。

天寶三載（西元七四四年）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當時李白四十四歲，正值被排擠出京的痛苦徬徨期，李白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山東濟南）北極宮。可見詩人在最沈淪失意之時，曾對修道成仙寄以厚望，希望它能引領自己掙脫現實的苦海，仕途上的失意挫折大大的助長了詩人對學道求仙的信念。這件事實，說明了詩人的學道求仙曾經是何等虔誠與認真。

以上可知，李白素好仙道，更曾受籙入道。而他對治「人命有限」的另一重要途徑

¹⁸同前註，P12。

¹⁹詹英編著《李太白詩文繫年》，P51，認為是李白在天寶三載出京所作。

²⁰同前註，P44。

²¹同註 20，P46。

即是「學道求仙」，詩人希求能在學道成仙中延年長生。就延年長生的這一點來看，人的生命有限、肉軀會消亡是人類感到無可奈何的事，而道教神仙永存不朽的久長，卻正可對治人類年壽不永的難題。因此有歷來人們煉丹服食的蔚為風尚；有黃帝、始皇的「鑄鼎荆山，煉丹砂」而希求「壽與天齊傾」（〈古風五十九首其七〉）；有士大夫庶民們の入道求仙不絕如縷。此種種現象說明了對學道成仙年長壽永的追求，正是歷來人們的共同夢想。

李白說過「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題隨州紫陽先生壁〉）。我們在他「學道求仙」的詩篇裡，可以看到他對延年長生的嚮往，如詩人「葉縣已泥丹灶畢，九轉但能生羽翼」（〈題雍丘崔明府丹灶〉）的詩句即表現了他對求仙服藥的嚮往。在〈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中，詩人曾明確表達自己學道煉丹所希求的是「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他要在羅酆山除去會死亡的姓名，要到南斗注上永生的戶籍。他的〈雜詩〉「白日與明月，晝夜尚不閑。況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充滿對生命有限的懊惱及對蓬萊仙山長生不老的熱切渴望。〈寄王屋山人孟大融〉「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慨歎紅顏不再，期待能飲金液登雲成仙。〈古風五十九首其二十八〉「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華髮不耐秋，颯然成衰蓬。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悲人生在世瞬間即蒼老，那裡比得上仙人的玉顏常駐。〈天台曉望〉「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煉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赴蓬闕？」謂己好道求仙，企盼能羽化登仙享受仙宮無盡的時光。〈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強食不知味，清晨起長歎。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苦於年過半百前途渺茫難測，只有煉丹成仙才有希望。詩人這類登仙界求壽永的詩篇著實不少，另外如「精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當餐黃金藥，去為紫陽賓。百事難并立，百年猶崇晨」（〈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我願從之游，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昆山採瓊蕊，可以煉金魄」（〈古風五十九首其十五〉）「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雲臥游八極，玉顏已千霜。呼我游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古風五十九首其四十一〉）「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古風五十九首其七〉）「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頹年」（〈秋獵夜歸孟諸置酒〉）等等，一首首、一句句如夢囈般的傾吐著飛仙長生的浪漫思緒，其間也傳達了詩人對人間年壽短促的深沈憾恨。詩人嚮往離俗遠逝而攀登蓬萊、瀛洲、方壺等仙山，期待能與赤松子、王子喬、安期生、廣成子等仙人共處仙界摘朱實、咽瓊液、食仙草以求「金骨不毀，玉顏長春」。對比人間生老病死的倉促，仙界裡的歷久不敗，直教不甘人生百年的詩人渴慕不已。

由以上可見這位素來被稱為是曠達不羈的詩仙，就他對人生年華有限的一再感歎與對仙界生命不朽的強烈嚮往，卻正足以說明詩人的不滿於人世的短暫，在他詩篇的字裡

行間也不時透露著對生命唯恐失之的不安訊息。因此，從對生命的久暫存亡一事仍見執著苦悶來看，詩人的表現恐未能以曠達視之。

綜合以上，人生年壽有完結之時，所以詩人學道求仙欲求肉體生命的無限延續。但蓬山路遠，丹液難求，何來金骨不毀、玉顏長春？詩人錘煉大還不能證實神丹妙藥傳說於萬一，妙不可言的蓬萊、方壺也只不過是詩人精神的暫住便去之所。所以在學道求仙路徑的使勁、用心後，詩人最終還是得俯首於神仙世界不可實現的真實。事實上，詩人在〈古風第三首〉、〈古風第四十八首〉、〈對酒〉、〈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等少數篇章中也曾否定過「求仙長生」的可能性。

由以上李白面對「人生年壽不永」的種種思維與因應之舉，我們看到了他對理想、夢幻的追求，同時也看到了他所展現不可如何的悲情掙扎。所以詩仙李白，面對人命不得壽永的嚴肅課題，他在本質上的反應卻仍與常人相近，難免窘迫受限。然就詩人主要的因應態度來看，「及時行樂」的追求其實是生命的放逸沉淪；而「求仙長生」的用心，則是驅使生命流向虛無。前者是在現實裡酣醉縱樂；後者卻是精神於塵世外飛揚流蕩。就生命價值的展現而言，詩人這樣的生命情調不禁令人惋惜慨歎！

四、李白與《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對治「人生年壽不永」態度之異同

就本質上來看，面對人生的有限，李白與古阮鮑三家同樣有著憂心、同樣感到无可奈何。也就是說，本質上，李白與古阮鮑三家面對人生的短暫、有限，都同樣存在著難以化解的困境。但在對應「人生年壽不永」所採取的主要人生態度的表現上，李白與古阮鮑三家卻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此將其差異歸納為以下第一至第四項來說明。

另外，詩人感懷人生年壽有限的懷古之作，其情懷高遠、胸次恢弘，亦有別於古阮鮑懷古作品拘拘之風格，關於此點本文亦將說明於後。

（一）以「求仙又醉酒」對治「人生年壽不永」的憾恨

在前人作品的繼承下，面對人生年壽之有限，李白詩歌中「求仙、醉酒」兩者並重的抒情表現，對比古阮鮑三家詩中或仙或酒的各執其一，展現了詩人善於借助不同管道來抒發五內熱烈的情感。他在仙界中求悠遊，在酒樂中得放達。在他深刻、奔放而多元的宣洩裡，詩人的憂苦於是得到了稀釋。綜觀其他三家抒發人生有限憂思之管道：〈古詩十九首〉飲酒不求仙；阮籍求仙之思濃烈；鮑照則飲酒求樂而仙思極為淡薄。因此，比起李白詩歌中醉酒又求仙的雙軌並行，則顯見諸家抒情表現方式的局限。

此外，在李白「醉酒、求仙」的抒情表現中，我們可以深刻領略到他情感的豐沛與情意的暢達奔放。在他暢懷表達自我情意的自由伸展中，我們可進一步理解到詩人所處

時代風氣的開放與自由。我們試以阮籍與李白來做比較，他們兩人原本同具不羈之才情，但兩人在詩中所表達之風格卻有著「拘謹抑鬱」與「放達自在」的重大差異，之所以會有如此重大差異，其中時代環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對比時代政治牢籠所給予阮籍的緊緊圈限，我們看到了大唐盛世所賦予李白的空氣氛圍則是何等自由！何等健康！也因此阮籍身上所虧缺的那分生命的尊嚴，在李白身上卻是展現得一如呼吸般的自然。

（二）學道求仙用心虔誠、態度認真

感於生命的不可久長，「學道求仙」是李白對生命永續長存所做的努力追求。在對治「人生年壽有限」的「學道求仙」上，李白用心之深切可從幾個角度來了解。其一、李白嚮往仙鄉之作甚多，並且他在詩中一再表明自己的好道愛仙，他說：「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好道心不歇」（〈天台曉望〉），「雲？三十年，好閑復好仙」（〈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劉侍御綰〉），甚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夢中往往遊仙山」（〈下途歸石門舊居〉），可知詩人自年輕時起，即深自愛仙好道，並歷久不衰。其二、詩人的試煉金丹與天寶三載受道籙的入道門之舉，更證實了他對道門心志的虔誠。其三、平日生活中詩人更與賀知章、元丹丘、玉真公主、紫陽先生、雍尊師、焦煉師等道教先進或同輩互為師友、書信往返，在與師友的往來切磋中，詩人的道教修習功夫，必獲增進。

以上可見詩人對學道求仙的具體實踐，在他的具體行動裡可見他學道求仙用心之真誠。比較古阮鮑諸家，《古詩十九首》無求仙之思、鮑照詩作仙氣淡薄至極，因此在學道求仙的努力上，古鮑二家實不足與李白較量。至於作品仙氣濃烈的阮籍，他的五言《詠懷詩》對學道求仙的實踐卻不見有具體的論述。

（三）酣歌醉飲的豪放曠達

李白感於人生年壽有限的飲酒詩篇，在許多方面都遠遠勝過古阮鮑諸家之所作。雖然李白這類作品不免帶有消極的色彩，但他的酒中世界內容豐富、情濃意真、以及表現自我個性的酣暢灑脫，實在不得不教人稱賞叫絕。他的飲酒篇章為數之眾，境界之開展也絕對不是諸家所可比擬的。杜甫〈飲中八仙歌〉說李白：「自謂臣是酒中仙」，²²我們以李白的自稱「酒仙」來稱呼他這位酒中行家，卻也是恰當、有味。

《古詩十九首》只有兩處提及飲酒之事，其一、「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驅車上東門〉）；其二、「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青青陵上柏〉）詩人以為人生短暫，於是勸人宜珍惜眼前酒樂。阮籍在現實生活上雖酣飲為常以避禍全身，他鎮日爛醉如泥，但卻不以酒入詩，因此我們就很難明確掌握他的酒中世界。

²²見陽湖楊倫編輯《杜詩鏡銓》，華正書局，1981年5月初版，P16。

他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僅在第三十四首中提到酒：「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辛酸」。鮑照在他兩百首的詩集中，因憂患人生年壽有限而論及酒的篇章約有二十幾首，他這類的飲酒詩篇不外是說人生苦多歡樂少，酒可寬憂解愁，所以宜把握在有限人生中飲酒行樂以求快慰。詩中所表達的內容狹窄單調，缺乏對酒中意趣的深入刻畫，亦不見其自我特殊情性的展現。因此同屬喝酒感懷，古阮鮑諸作與李白飲酒詩篇相較，古阮鮑所作只能算是輕描淡寫、浮泛淺薄，以李白批評山簡「高陽小飲真瑣瑣」(〈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京〉)來評諸家所作格局之小或許差可比擬。

李白感懷生命的飲酒詩篇如〈將進酒〉、〈襄陽歌〉、〈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春日醉起言志〉、〈對酒〉、〈獨酌〉、〈春日獨酌〉、〈月下獨酌〉、〈把酒問月〉等即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詩人感憤、傷逝、惆悵、寂寞、哀愁等無奈情緒及他對大自然中草木、鳥獸、明月等的賞愛珍惜之情，所呈現熱烈而多樣化的情懷感受，或噴薄湧湧或沈吟悠悠，在這些舞動著愛恨哀樂的詩篇裏，其情懷的搖曳生姿，可謂是風情萬種，不得不令人贊歎。詩中情感的強烈、浪漫的豪情、開闊的意境、與詩人放達明朗的形象、過人的表現能力，無不展現詩人獨特的人格與才情。

詩人以其飽蘸筆墨的健筆縱情展現他異於凡俗、豪放曠達的生命情態。其詩句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情放達；「滌蕩萬古愁，留連百壺飲。醉來？空山，天地即衾枕」(〈友人會宿〉)的悲愁與瀟灑；「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酣樂與悲慨；「舒州杓、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襄陽歌〉)的激憤呼號；「聖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月下獨酌四首其二〉)的飄然欲仙；「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的苦澀暗然；「一樽齊死生，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的遺世忘情；「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將進酒〉)的任性揮霍；「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對酒〉)的傷逝勸飲；「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月下獨酌四首其一〉)的浪漫與孤寂。所作無不隨性揮灑、鏗鏘有聲，其奔放粗獷的風格氣勢，絕不是一般詩家可任意追攀奔競的。

(四) 對良辰美景的珍惜賞愛

另外，我們還發現到李白和古、阮、鮑三家很不相同的是：李白在及時行樂的詩篇中所表現對良辰美景的格外珍惜賞愛。且看看詩人說：「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對酒還獨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春日醉起誌〉)「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壘」(〈對酒〉)花月鶯啼把酒良宵的怡悅人心；「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前。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獨酌〉)花間月下醉酒歌舞的和諧自適；「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莫惜醉臥桃園東」(〈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寫明月下細柳鳴鸝追懷古人的悲喜交集；那「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吹簫舞彩鳳，酌醴膾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彈琴醉金壘。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金陵鳳凰台置酒〉)迷花醉酒

的縱情；及「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的至友交心、美人勸飲；和「蒼老臥滄海，再歡天地情。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游謝氏山亭〉)明麗的花鳥春風、田夫佳釀裏的真情、稚子迎門的嬌憨暱態。詩人此類詩境，無處不美好。

像這樣，詩人不管是獨酌或對飲，往往都是良辰在目、美景當前。詩中一幅幅幽美的情境無不教人垂涎留連。詩人的酒樂世界裡總是與清風、明月、春花、玉杯、醇酒、美人、舊友、至交常相為伍。其實，在「人生年壽不永」缺憾陰影的籠罩下，敏感的詩人怎會輕易放過對世間美好事物的緊緊擁抱？畢竟良辰美景不可多得，它只是短暫人生中的電光石火而已。

這類詩篇中，詩人與大自然契合為一體所表現的悠閒自適教人稱羨喜愛，他的脫俗大筆所彩繪出良辰美景的清幽雅致予人沁涼如水的美好感受。就這鍾愛良辰美景的特點來看，原來面對生命有限不得已的同時，詩人尚能悠遊不迫的去觀照賞愛周邊事物的美好，詩人優美的藝術心靈也就在這些充滿浪漫情懷、美感品味的詩篇中充分呈現出來。我們看到的是詩人對大自然的深情獨具，他愛花草春風、愛芳林山鳥、愛與明月相期、。他這份對良辰美景珍愛、把握的深情，引領人們去開發、享用「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提供了世人清冽的源泉，這是值得肯定稱美的。而李白這種對良辰美景的特殊賞愛在古、阮、鮑三家詩篇中是看不到的。

(五) 懷古之作情懷高遠

相對古阮鮑諸家，李白對歷史新故的傷逝感懷，表現得尤為深刻而具高遠的情懷。《古詩十九首》感懷人生年壽有限的詩篇中，並無提及特殊的歷史人事，阮籍鮑照對歷史人事的悲歎惋惜之作則內容格局都嫌局限。例如阮籍有「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五言詠懷詩第三十一首〉)「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五言詠懷詩第三十二首〉)感懷梁王之逝，透過齊景、孔聖之歎而歎人生之無常。鮑照亦有「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纍纍滿山隅」(〈擬行路難十八首其十五〉)「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代挽歌〉)等懷古之作，阮鮑這些詩篇都只是對時間流轉下，人逝景異的泛泛慨歎，詩中欠缺了氣勢與韻味。

相對的，李白的感懷歷史人事，則作品多而氣象也超越了阮籍鮑照的格局。如「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青天有月來幾時？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詩中以月為主軸，貫串古今。令人把觸到蒼茫月夜下，詩人悲涼惋惜之情的跳盪，也讓我們神思面見歷來明月照臨下酣歌舞月暫住便去的芸芸眾生，如此，頓時間廣長的宇宙情懷便油然而生。那「舉觴酹堯堯可聞？ 皋陶擁彗橫八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京〉)詩人在感憤中，期待英豪世出剷除萬惡勢力，則顯得筆力千鈞。又如「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業大江流」(〈月夜金陵懷古〉)「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 金陵昔時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為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金陵歌送別范宣〉)將帝王們的赫赫霸業，搭連成一條閃爍耀眼的歷史長河，天上列宿照臨萬古，地下滔滔江水東逝不絕，構築了一個廣闊高遠令人情感跌宕頓挫的時空背景。

詩人挑起廣遠的宇宙情懷，讓變異遷逝中的古今人我同悲共感，它拉近了千古人類的情感，使古今人我恰似攜手同步的共命兄弟。詩人像這樣深刻刻畫著人類共同而不得已的終歸消亡的命運，實也撫慰了古今無數憂生苦死的無助靈魂。所以說比起古阮鮑諸家，李白的懷古抒情之作，其味也深，其情懷也高遠。

五．結 語

人生的短暫有限，每每令志士含恨慨歎。李白歎惋「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擬古十二首其九〉)，他對人生年壽的不得久長感到激憤無奈。於是他以「及時行樂」來對治生命有限的無奈，並試圖藉「學道求仙」以求「延年長生」。儘管他縱酒行樂是如何狂放；學道求仙又是如何用心，但最終詩人並未因「及時行樂」而消釋生命有限的難題，也不因「煉丹求仙」而達成「延年長生」的目的。因此，詩人對突破「生命有限」的存在事實，終究是無能為力而致僕僕一生、憂苦一生。事實上，宇宙中「成住壞空」的無常之理，乃是萬物不可違逆的法則，而詩人之欲求「年壽永存」乃是悖理之求，其結果當然會是徒勞無功。

詩人面對人生年壽有限，儘管是無異常人的感到憂苦無奈。但是他在無奈局限下的縱恣豪情卻不是一般人所輕易能有的。因此，對比同樣對人生年壽有限多所感慨的諸家【古詩十九首、阮籍、鮑照】所作，李白氣勢奔放、情感熱烈、縱情率性的浪漫手筆及其情懷的高遠，自是遠遠勝過諸家的拘謹格局。詩人那痛快透徹的表達，神飛氣豪的狂態，展現磅礴的生命力。而詩人淋漓酣暢的縱情揮灑，也正是大唐盛世自由開放風氣中詩人自信與自豪的表現，其瀟灑獨特的風姿，古今無人可與比擬。另外，值得稱道的是：詩人對良辰美景賞愛珍惜的發掘，實為人類彩繪出一道無盡的美麗光譜。

參考書目

1.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里仁書局，1981年。
2. 鮑方校點《李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三次印刷。
3. 張健編著《李白詩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98年初版。
4. 林東海選註《李白詩選》，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一刷。
5. 張以仁、李正浩、夏敬觀、任半塘等著《李太白研究》，里仁書局，1985年5月20日。
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李白列傳》，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
7. 游國恩編選《四部刊要·史部·文學史類·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漢京文化，1983年7月1日初版。
8. 黃節注《阮步兵詠懷詩》，藝文印書館，2000年11月初版，4刷。
9. 林家驪注譯，簡宗梧、李清筠校閱《新譯阮籍詩文集》，三民書局，2001年2月初版一刷。
10.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阮籍列傳》，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
11. 黃節注《鮑參軍詩註》，藝文印書館，1977年7月3版。
12. 鍾優民著《社會詩人鮑照》，文津出版社，1994年2月初版1刷。
13.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鼎文書局，1989年12月5版。
14. 馬煦增等人撰稿《先秦漢魏六朝詩鑑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15. 吳小如、王運熙等撰寫《漢魏六朝詩鑑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七次印刷。
16. 陳書良、趙志凡、廖承良編校《六朝十大名家詩》，岳麓書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7. 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7月初版。
18. 王立著《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